■家庭相册

父亲的眼神

□史久爱 文/图

从小到大，我好像就没怕过什么，而唯独父亲的眼神，总令我不寒而栗,更不敢得意“忘形”。

小时候，我很淘气，总和小朋友发生“战争”。每次我受了委屈向父亲诉苦时，他就会用那穿透人心灵的目光看着我，然后风平浪静地说：“眼见为实耳听为虚，我只相信自己的眼睛。”把我气得泪都没了。刚学骑自行车那会儿，因个子低，家里老永久牌的自行车又很高，我总摔倒。每次我骑行时，母亲会寸步不离地在车后扶着，但换做父亲，则在扶我上车后就撒手不管了，于一旁若无其事地看着我摔倒、起来、摔倒、再起来，直到我在N次摔倒后学会了骑车。初中二年级的期末考试中，我的英语成绩和总分均排名全班第一，当我骄傲得手舞足蹈地向亲朋好友炫耀时，父亲则瞥了我一眼，毫不留情地说：“你们班还不到60人，咱邻居玲玲去年在全县好几千名学生参加的竞赛中，荣获了第三名，你见她声张了吗？”这下，我无语了。

但由于年少无知，父亲如此的“冷酷”，却让我很受伤。记得那年中考前夕，他在跑运输途中遭遇一场暴雨，车子滑进了河沟里，导致身上多处受伤，得知此消息的我立刻请了假，从学校匆匆赶往医院。当我看到病床上的他头上包扎的纱布已血迹斑斑，手臂上打着厚厚的石膏时，便哭了起来。见此，父亲利剑一样的眼神直射向我，斥责道：“这有啥可哭的！马上回学校，准备考试去。”一气之下，我回了学校，除了学习，不再问他的病情，直到考试结束，在母亲的劝说下，我才“原谅”了他。

就这样，在父亲严厉的目光注视下和不近人情的管教下，我日渐长大并成家立业了。但生儿育女后，我才深深理解父亲威严背后所蕴藏着的沉甸甸的爱！

年前，父亲病了，手术后的第二天，就执意下床活动。我寻思着他两天多滴水未进，血压还偏高，担心他支撑不了，便犹豫了。见状，父亲急了，瞪着我吼道：“磨蹭啥，快扶我起来。”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是徒劳的，于是忙把他腹部的引流袋固定好，弯下腰慢慢扶他起来，之后，他的左手攀着我的肩，右手扶着病房走廊上的扶手，就这样一点点艰难前行。没走多久，汗水就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。我料想是伤口疼痛所致，刚要张口劝他停下歇歇再走，他却不容置疑地对我说：“别说话，只管向前走。”他那杀伤力十足的眼神瞬间凝固了我的柔软。

于是，父亲比医生预料的早四天出院，回到了我那一刻也离不开人照顾的母亲身边。为此，弟弟才有了更多时间打理他的养殖场，我也得以提前回到了工作岗位。

如今，每当我遇到困难与挫折时，就会想起父亲的眼神，它如灯塔，照亮了我前行的路，伴我走过了人生中的无数风雨，让我学会了思考，学会了坚强，并拥有了百折不挠的勇气。

■图片故事

“装傻”的教育境界

□张坤 文/图

儿子生日时，亲戚送儿子一套积木，他很好奇，问我：“爸爸，这要怎么玩？”我拿出积木后面附的示意图，正准备告诉他，按照上面的示例就可以拼出好看的图案时，亲戚阻止了我，小声说：“孩子面前要装傻，别太聪明了。你聪明了，他就不肯动脑筋了。”

“还有这种说法！”我听了他的话一时怔住了，也是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，就想给孩子更多的呵护，也总是自以为是地替儿子考虑了很多，我没想到这其实是在剥夺他动脑筋的机会。

我们作为家长，作为老师对孩子总是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，我们常常会忍不住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，免得他们走弯路，免得他们说错话，免得他们做错事，殊不知，这其实是对孩子能力的一种剥夺，更是对他们的一种伤害。就如我的儿子，如果我不告诉他积木要怎么玩，说不定他自己摸索，还能拼出更多的图案，不至于局限于说明书上附的那几种。如果我“聪明”了，儿子的思路也就仅仅限于这几种，没有更好的机会锻炼他的思维。

现代著名教育专家梁祖菲曾向广大朋友分享了教育孩子的经验。孩子读小学的时候，她是不辅导孩子的，都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，上网、看书、问同学，目的就是培养孩子的自主性。当然为了更好地做好榜样示范，孩子在家作业时，他们一家也绝不看电视，都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写文章、看书等。等孩子作业做完了，才一起看看新闻、社会动态、时事评说等。与孩子一起外出，经常表示自己找不到地方，坐地铁有点迷茫，小小男子汉自然挺身而出，带着妈妈逛街、坐地铁。这是孩子亲身经历后才会有的责任和勇气，父母庇护下的孩子绝不会有这个感受。

明白了上述道理之后，我在教育孩子时也有意的“装傻”。比如早上外面起雾了，儿子出门时问我：“爸爸，今天为什么看不清东西了呢？”我就“装傻”：“是啊，怎么看不清了呢？你想想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儿子歪着头想了想，说：“哦，我知道了，今天看不清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，如果这一层不见了，就能像昨天一样看得清清楚楚了。”我开心地说：“对啦，这蒙上的一层就叫作雾。”学着“装傻”以后，儿子自己动脑筋的机会多了，因为他在意我的“傻”，会为了告诉我知识，快乐地学着总结，小小年纪都会用很深沉的表情告诉我他的意外发现。学着“装傻”以后，儿子自己动手的机会也多了，因为我从来不告诉他新玩具的玩法，他就只能自己动手，甚至发明了更多的新鲜玩法。每次看他兴奋地为新玩法乐得手舞足蹈的时候，我就很庆幸自己的“装傻”。

有意的做个“傻家长”“傻老师”，引导孩子自己探究、自己发现、自己归纳，时间久了，这种温柔的坚持就会凸显大智慧。孩子自主力得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发展，是生命智慧的真正成长。

看来我们真的有必要在孩子面前“装傻”。因为“装傻”是一种教育哲学，“装傻”更是一种教育智慧。

北京秘密

这个世界，有一种精神不死

——三访燕南园

沿着楼梯往上走，才发现这栋楼实际上是三层：一层是大会议室、3D影片观赏室；二层是研究院教师的办公室，以及一个小型会议室；三层是图书室和展览厅，四周书柜里摆放着一些图书，中间是空荡荡的。在这栋有历史、有文化的美式建筑里办公，应该别有一番风味吧。

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年轻女子，是河北高碑店人，因为小家也在高碑店，每个周末乘坐高铁往返北京和高碑店之间，享受高铁“同城效应”的便利。听说我们对燕南园的历史感兴趣，她热情地找来几本《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》，我们同行的人人手一册，让人感动。

51号院隔壁，是有着两层小楼的66号院，曾是冰心和吴文藻夫妇的新居，从1929年起一直住到1938年，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和妻子海伦是这里的常客。“文革”后期，朱光潜先生也曾经搬进这栋楼居住……

两座石狮，仅容一人过的青砖院门……走进燕南园57号，迎面豁然开朗，几株四季苍翠的油松格外引人注目。

“这里就是冯友兰先生居住过的‘三松堂’。”虽然饱经磨难，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10年，在“耳目丧其聪明，为书几不成字”也就是半盲的状态下，通过口述、助手记录的方式写作，到1990年7月完成共7册总共150万字的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一书，4个月后即11月26日，95岁的他从容离世。

离世前的日子里—— 1989年，冯友兰身体状况日渐下降，经常住院，他对女儿宗璞说：“我现在是有事情没有做完，所以还要治病。等书写完了，再生病就不必治了。”

家学传承，在这燕南园体现得尤为充分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，是一位才华横溢、闻名遐迩的作家：2005年，她所写的《东藏记》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

家学渊源 同行“小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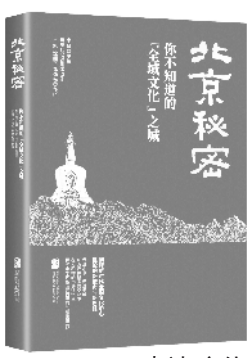
与57号院相邻的，是58号院，同样有一对精巧的石狮子把门。

这里居住过一家两代人，都赫赫有名：国学大师汤用彤和他的儿子汤一介。

汤用彤自幼学习英文，后来学习梵文、巴利文，还通晓法文、日文，在北大执教30多年，讲过中国佛教史、魏晋玄学、印度哲学史、西方哲学史、欧洲大陆理性主义、英国经验主义、逻辑学等课程。

季羡林、任继愈在《国故新知：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——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》和《汤用彤全集》两书序言中，都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：自清末以来，中国学术界由于种种原因，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，汤用彤就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、接通华梵、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。

（三十一）



李斌 主编

■征稿启事

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 期待您的来稿

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。在这70年中，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上过战场，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黎明；也许您或您的先辈为新中国建设奉献过青春和忠诚；也许您家里有一张照片，见证了70年历史的某一个瞬间；也许您的名字就叫“建国”……

即日起，本版开展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征文围绕国庆70周年主线，以“个人”与“国家”的关系为视角，用文艺的形式生动展现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家国情怀、追求幸福生活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、各行各业的发展成就。

稿件要求：800~1200字。来稿请注明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活动，并附上作者的详细个人信息。

来稿请发至：ldwbgh@126.com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 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